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半城煙水半城山

黃瑩珊

年少讀張恨水先生的《紙醉金迷》，裡面有這樣一段描寫：「東沿江的碼頭，那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建築。那種怪法，怪得川外人有些不相信。比如你由大街上去拜訪朋友，你一脚跨進他的大門，那可能不是他家最低的一層，而是他的屋頂。」這奇特的敘述，像一粒種子埋在心裡，悄然生發出遊歷重慶的念想。

金秋十月，終於踏上了入渝之路。甫出機場，坐上山城特有的黃色出租車，車身便在那蜿蜒起伏的道路上，如同行船般隨勢上下。道路兩側火鍋店鱗次櫛比，循著導航，我們選定了一家地圖顯示就在近處的店鋪。出發後才發現，所謂的「近處」，需垂直向下走過一段足有八十級的陡峭台階。拾級而下，抬頭只見兩側樓宇的窗櫺懸在頭頂，這才真切觸碰到張恨水先生筆下那令人詫異的「屋頂大門」，算是初嘗了8D重慶的魔幻。

店家的九宮格火鍋是「全紅鍋」，思付再三，終是選了鴛鴦鍋作底。點上幾碟肉菜，輔之毛肚、黃喉、鴨血、貢菜，紅湯翻滾，熱氣氤氳出濃烈的椒麻香，油星劈啪作響。湯沸後，毛肚在筷尖顫躍，彷彿呼應著窗外起伏跌宕的山城。眾人圍爐，觥籌交錯，沸湯騰起的煙霧裡，便是重慶滾燙而豐盈的半城煙火氣。

待腹中漸暖，酒意微醺，夜幕已輕輕籠下。信步踱至江灘公園，清風拂面，蕩滌著方纔的塵囂與濃烈。不遠處，千廝門大橋如

一道金色的光綫懸于墨空，洪崖洞層層疊疊的燈火燦若星漢，沿著崖壁傾瀉入江，與水流揉作一片璀璨迷離的光影。波光粼粼，霧靄輕縈，人們歡呼著，用光影記錄這水岸交織的夢幻。

翌日醒來，輾轉至嘉陵江畔。兩岸建築依山疊砌，櫛比鱗次，一根鋼索如古橋臥波，悠然橫貫江面之上。索道這端是龍門浩老街掩映的簇新綠意，那端是白象居舊巷錯落的斑駁痕跡。乘著這「鋼索上的時光之梭」緩緩滑向江心，轎廂內，來自天南地北的旅人憑窗靜望，有人望著腳下奔流如湧的江水，眼眶微紅，低聲默念著「母親河啊」。四圍沉默，唯余轆車滑過鋼索的低吟，那一刻彷彿有溫柔的髮帖撫過人心。復至朝天門碼頭，長江的雄渾與嘉陵的秀逸在此匯流交纏，旋即奔騰東去，浩蕩無回。江面薄霧如紗，遠處萬噸客輪汽笛聲聲，正待揚帆三峽；近處摩登的來福士大樓玻璃幕牆映著天光雲影。我凝望著這交匯激盪的漩渦，眼前恍惚重疊起昔年「陪都」的影像：逆流而上的木船承載著抗戰的物資與離鄉的背囊，保存著血脈的溫度；而多少巴蜀男兒，正是從這江埠毅然辭別故土山城，奔赴遠方捨身忘死的疆場。

歲月奔逝，滄海桑田。今日江岸繁華鼎盛，百姓熙攘安樂，令八方來客為之驚艷。兩江依舊東流不捨晝夜，霧氣散去，客輪漸漸消失在視野盡頭。站在這首礮煙瀾漫而今流光溢彩的岸上，望著腳下階梯上如織的人影與遠處層層疊疊直上雲霄的樓燈煙火，忽而徹悟：這半城氤氳的人間煙火，與半城嵯峨的起伏群山，本就是無數平凡의腳步與脊樑，在歲月長河裡用血淚與熱望堆疊出的不朽傳奇。山河新天，誠如斯言。

安平橋詠歎調

賀彥豪

聆聽 一支長笛
吹響 大海的旋律
遠眺 一條彩虹
飛架 兩地的海灣

安海與水頭 以青石為基
鋪設平安 五里長橋
疊印著 幾代人的鄉情
造橋工匠師 以才智為本
創造奇跡 一根扁擔
延伸著 祖輩們的鄉愁

當海外遊子歸來
凝視著 橋上圓塔與白塔
歷經櫛風沐雨 屹立不倒
貧窮與苦難
被歷史車輪碾碎
早已隨著 浪花與風帆
消失在朦朧的視線中
看呵！橋如人生
不懼千難萬險
人生如橋 不止五里一樣長嗎

山村的美

曾春光

我被破落的葉子
擊中
在一個黃昏
回家的山經上
那裡，夕光像一枚
紅色的藥餅
平靜而清潤
能讀懂的人甚少
至於鳥鳴，隨手可摘
花，依然是那棵百年的
丹桂。香飄十里
山坡上的一片野菊
搶在落日之前
金黃的花朵像小太陽一樣
開滿荒野
我看見采菊的山妹
甜美的臉蛋，在
菊花的映襯下
笑意漣漣
山村，在這個落日下
美如畫卷

薄荷清香醉晚夏

班忠獻

清晨逛菜市，在生鮮區的賣田螺攤角落處，一陣清香沁脾的味道在雜亂吵鬧的菜市中間瀰漫開來。尋味望去，只見一摞摞蒼翠欲滴的薄荷，葉瓣細縫處沾著露珠，在魚腥與水汽間倔強地蔥蘢著，青青鬱鬱一片。這陣清涼，瞬間將歲月的指針撥向了我那芳香四溢的童年深處。

在我的老家，炒田螺少不了薄荷。與常見的紫蘇不同，薄荷不僅能去腥增香，據說還能瀉火。田螺焗熟，撒上一把剛摘下的新鮮薄荷，那特有的幽幽涼涼的香氣便在熾熱的鍋灶上方氤氳瀰漫，綿長不息，勾動著味蕾與記憶的弦。

兒時的夏夜，總少不了奶奶炒的田螺。那時我們這些半大小子，常赤著腳在初

暑的稻田里摸索，殼硬肉鮮、指肚大小的田螺就藏在溫軟的塘泥中。撈回養上一天，待它們吐盡泥沙，便是奶奶大顯身手的時刻。灶房裡熱氣升騰，奶奶的身影在煙火氣中忙碌。油鍋燒熱，輔料爆香，最緊要的關頭，便是她抓過一大把薄荷，手腕一揚，翠葉簌簌落入滾燙的田螺中。只聽「嗤啦」一聲，灶火猛地躡出鍋底，各色香味迸發交融。片刻，一盤色澤紅潤油亮、裹著濃濃薄荷清香的田螺便端上了桌。

夜色溫柔，一家人圍坐在小院的葡萄架下，就著溶溶月色吸螺。齒間螺肉的鮮甜，纏繞著薄荷的清涼，幽幽地在夜氣中瀰漫。院子外，是晚夏裡即將熟透的稻海，蛙鳴如悠遠的琴聲陣陣傳來，與這濃郁的芳香一同融進溫熱的夏夜裡。那浸透脾胃的清涼在心懷絲絲化開，竟使漫長溽暑也變得溫和可親起來。

陸游在《題畫薄荷扇》裡寫到：「薄荷花開蝶翅翻，風枝露葉弄秋妍。」這花葉招展的香草，最愛長在故鄉的河畔水邊，陰濕之處，便可見它旺盛地蔓延。那時每次奶奶支使我去摘薄荷，河沿的一片綠便日漸稀疏。

奶奶瞧見，便說：「咱們自己種。」于是，在菜園的一角，悄無聲息地添了半畝蔥蘢的綠意。有意思的是，奶奶對園中蔬菜總要定時澆水施肥，唯獨對那角落的薄荷置

若罔聞。奇的是，它非但未枯黃，反在我未曾留意時，已蓬勃成一片綠雲。那一小株，幾番雨露，便衍生出厚厚一層，葉片青碧，泛著清亮的光澤。奶奶時常摘上一大把，除去自家用，便是一把一把地分贈給左鄰右舍。鄉親們接過那帶著露水的清涼，總笑著讚歎奶奶的好心腸。這小小的薄荷，倒成了鄉情溫潤的引子。

今年夏天，我回到故鄉。已九十三歲的奶奶拉著我，絮絮叨叨：「菜園裡薄荷還旺著呢，你小時候愛吃的那口，摘點回去種上吧。」于是，在城裡的陽台，便也栽下了一捧新綠。不過數日，那綠色的精靈便如得了號令，挨挨擠擠，薄薄地、卻又不可阻擋地蔓延開去，鬱鬱蔥蔥一大片，葉色透亮，生機盎然。

掐下一片嫩葉含在口中，頓時滿嘴清冽爽透。細細看去，葉腋間不經意地點綴著淡紫色的碎花，素淨極了，毫不起眼，默然無語，彷彿只在完成一場寂靜的使命。

望著這盆中的綠意，思緒便也隨之蔓延。這般微小的一株草芥，不擇地而生，不爭不搶，縱使遭逢蹂躪折損，依然倔強地瀰散著它的清香，予紛擾世間一份難得的澄淨與安然。如此卑微，如此恆常。願這分屬於薄荷的清涼自在，也能浸潤我們行經的歲月長路——任世情喧嚷，內心總有方寸青蔥，默然散發溫煦安寧的芬芳。



林承貽連培丁母憂

菲律濱西河林氏宗親總會訊：本會副理事長承貽宗長、建設主任連培宗長令萱堂林府施太夫人諡美玉(原籍晉江英林馬山村)，不幸於二零二五年七月十九日下午二時，壽終於晉江英林馬山村家鄉祖宅，享壽九十有一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日期另訂。

本會聞耗，已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洪世澤丁母憂

菲律濱福建總商會訊:本會洪勞工主任世澤先生令慈，洪府五代大母諡麗端施老太孺人(原籍晉江市龍湖鎮溪前村一英華)，不幸於二零二五年七月十八日（農曆乙巳年六月廿四日）子時壽終內寢於家鄉龍湖鎮溪前村本宅，享壽九十有二高齡。婺星失輝，軫悼同深！現停柩設靈於家鄉龍湖鎮溪前村本宅，擇訂於七月二十六日（農曆乙巳年閏六月初二日）上午九時，移柩至溪前村老人活動中心廣場舉行出殯奠祭儀式，旋後出殯茶毗於家鄉火葬場。

本會聞耗，經馳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致花圈以表哀思，而盡會誼

洪世澤昆玉丁母憂

英林中學菲律濱校友會訊:本會洪組織主任世澤學長暨洪于榜、于炳、于啟、于暫、金棗賢昆玉令慈，洪府五代大母諡麗端施老太孺人(原籍晉江市龍湖鎮溪前村一英華)，不幸於二零二五年七月十八日（農曆乙巳年六月廿四日）子時壽終內寢於家鄉龍湖鎮溪前村本宅，享壽九十有二高齡。寶婺沉輝，惋惜同深！現停柩設靈於家鄉龍湖鎮溪前村本宅，擇訂於七月二十六日（農曆乙巳年閏六月初二日）上午九時，移柩至溪前村老人活動中心廣場舉行出殯奠祭儀式，旋後出殯茶毗於家鄉火葬場。

洪組織主任世澤學長平素事親至孝，晨昏定省，噩耗驚傳，旋即搭機返梓，匍匐奔喪！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藉致贈花圈，共表哀悼，而盡校友之誼！

洪世澤昆玉丁母憂

菲律濱六桂堂宗親總會訊:本會洪組織主任世澤宗長暨宗親洪于榜、于炳、于啟、于暫、金棗賢昆玉令慈，洪府五代大母諡麗端施老太孺人(原籍晉江市龍湖鎮溪前村一英華)，不幸於二零二五年七月十八日（農曆乙巳年六月廿四日）子時壽終內寢於家鄉龍湖鎮溪前村本宅，享壽九十有二高齡。婺星沉芒，惋惜同深！現停柩設靈於家鄉龍湖鎮溪前村本宅，擇訂於七月二十六日（農曆乙巳年閏六月初二日）上午九時，移柩至溪前村老人活動中心廣場舉行出殯奠祭儀式，旋後出殯茶毗於家鄉火葬場。

洪董事長世澤善友平素事親至孝，晨昏定省，噩耗驚傳，旋即搭機返梓，匍匐奔喪！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藉致贈花圈，共表哀思，而盡善友之誼！

華)，不幸於二零二五年七月十八日（農曆乙巳年六月廿四日）子時壽終內寢於家鄉龍湖鎮溪前村本宅，享壽九十有二高齡。婺星失輝，惋惜同深！現停柩設靈於家鄉龍湖鎮溪前村本宅，擇訂於七月二十六日（農曆乙巳年閏六月初二日）上午九時，移柩至溪前村老人活動中心廣場舉行出殯奠祭儀式，旋後出殯茶毗於家鄉火葬場。

洪組織主任世澤宗長平素事親至孝，晨昏定省，噩耗驚傳，旋即搭機返梓，匍匐奔喪！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藉致贈花圈，共表哀悼，而盡宗誼！

洪世澤昆玉丁母憂

菲華英林保生大帝董事會訊:本會洪董事長世澤善友暨洪于榜、于炳、于啟、于暫、金棗賢昆玉令慈，洪府五代大母諡麗端施老太孺人(原籍晉江市龍湖鎮溪前村一英華)，不幸於二零二五年七月十八日（農曆乙巳年六月廿四日）子時壽終內寢於家鄉龍湖鎮溪前村本宅，享壽九十有二高齡。婺星沉芒，惋惜同深！現停柩設靈於家鄉龍湖鎮溪前村本宅，擇訂於七月二十六日（農曆乙巳年閏六月初二日）上午九時，移柩至溪前村老人活動中心廣場舉行出殯奠祭儀式，旋後出殯茶毗於家鄉火葬場。

洪董事長世澤善友平素事親至孝，晨昏定省，噩耗驚傳，旋即搭機返梓，匍匐奔喪！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藉致贈花圈，共表哀思，而盡善友之誼！

洪世澤昆玉丁母憂

旅菲英華同鄉會訊:本會洪副理事長世澤鄉賢暨鄉僑洪于榜、于炳、于啟、于暫、金棗賢昆玉令慈，洪府五代大母諡麗端施老太孺人，不幸於二零二五年七月十八日（農曆乙巳年六月廿四日）子時壽終內寢於家鄉龍湖鎮溪前村本宅，享壽九十有二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設靈於家鄉溪前村本宅，擇吉於七月二十六日（農曆乙巳年閏六月初二日）上午九時移柩至溪前村老人活動中心廣場舉行出殯奠祭儀式，旋後出殯。

洪副理事長世澤鄉賢平素事親至孝，晨昏定省，噩耗乍傳，旋即搭機返梓，匍匐奔喪！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藉致贈花圈，同表哀悼，而盡鄉誼！

施長春逝世

和記訊：僑商施長春先生（晉江華海海尾）亦即施德欽，德隆，德祥，德成賢昆仲令尊，不幸於二〇二五年七月十八日下午二時四十八分壽終於AMANG RODRIGUEZ MEMORIAL MEDICAL CENTER，享壽六十六齡。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4-ACACIA ROSE）靈堂。

莊國團逝世

旅菲晉江錦埔同鄉會訊：本會莊副監事長國團鄉賢（原籍晉江永和市後埔村），亦即本鄉會副理事長東曉，錦輝，瑩瑩，婉婷，毓霖賢昆玉令先尊，勤於西元二零二五年七月十四日壽終於伊莎貝拉古潤本宅，享壽積閱九十三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設靈于伊莎貝拉古潤本宅，擇訂於七月二十日上午七時出殯于Emperian cemetery cordon Isabela墓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並敬輓花圈，藉表哀悼，以盡鄉誼。

洪豪傑永樂應攀丁母憂

計順市和記訊：僑商洪豪傑、永樂、應攀、錦蓉、「少蓉」、林雅莉賢昆玉令先慈，亦即故洪祖秉令德配一洪府施太夫人諡淑敏（晉江市龍湖鎮溪後村），不幸於二零二五年七月十八日凌晨一時十四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八十有五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6-FREESIA靈堂。擇訂七月二十四日（星期四）上午十時出殯茶毗於聖國聖樂堂。

訃告	
施長春 (晉江華海海尾) 逝世於七月十八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4-ACACIA ROSE) 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洪崑順 (晉江深滬) 逝世於七月十一日 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5-AZALEA) 靈堂 奉骸安葬於七月廿二日
施慶輝 (晉江市龍湖鎮洪溪村) 逝世於七月十四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212號靈堂 (Sanctuarium-212) 擇訂七月二十日下午二時出殯	朱陳美智 逝世於七月十四日 七月十六日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阿靈頓殯儀館Hall-A靈堂 (Hall-A, Arlington Chapel) 擇訂七月廿一日 (星期一) 出殯
吳鄭華美 (晉江大霞滬) 逝世於七月十七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2-ORCHID) 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洪施淑敏 (晉江龍湖鎮溪後村) 逝世於七月十八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206號靈堂 (Sanctuarium 206-FREESIA) 擇訂七月廿四日上午十時出殯